



琐忆城村

□马继远

至今，在我的记忆里，城村仍是烟锁雾笼，青灰色一片。

城村不是城，而是居于豫西山岭沟壑间的一座村庄。与周边村庄相比，城村很特别。那些寻常村庄，往往因地势取名，被人随意呼作“东原”、“西沟”、“南岭”、“北寨”……城村则不然，自诞生以来，它就被人恭敬地称为“城村”。

小时候，每逢寒冬腊月、大雪纷飞，我们小孩子就会聚拢到村里的大窑洞，围坐在火堆旁，听村里的老人谈天说地。其中，城村永远是老人们百说不厌的话题。

据老人们讲，清朝康熙年间，城村张姓的地主到京城去，一路“不住二家店”。老人们还讲，地主盖房子时，有意刁难工人，要求把房子盖成高的低、低的高，结果工人把房子的屋顶变低、地基垫高，让地主哑口无言。还有曾经立在城村的美轮美奂的牌坊，微风吹过，悠扬的钟声会传出很远很远。可惜牌坊在“文革”时被毁……

对于小孩子而言，京城是很遥远的地方。那么远的距离，地主一路走下去沿途都开有自家的店，那地主家该多富裕！火光映照下，老人们饱经沧桑的脸上，满是对地主财富的艳羡和对美妙钟声的向往，我们小孩子也不由得陶醉其中。虽然我们从未见过地主，也从未听过传说中的钟声，而我出于对城村莫名的恐惧，甚至还从未走进过那些深宅大院。

城村西寨墙外的公路边，开着几家小店，十里八村的人，买个油盐酱醋、针线零食什么的，都要到那里去。父母差我去买东西时，我是很乐意去的。毕竟，在当时的我看来，城村是个大地方，它的诱惑远比它带给我的恐惧强烈得多。

城村离我们那里其实并不远。沿着沙土铺就的公路向北走，站在边岭上，举目就可以看到山沟对面缓坡上的城村。村中房舍一概青砖灰瓦，密匝齐整地排列着；树木的颜色，似乎不论春夏秋冬，永远呈灰色，可能是被村子上空那挥之不去的青烟给浸染透了。我心中隐隐的恐惧，或许也正源于这浓郁的青灰色。

进入城村前，需经过一座古朴的小石拱桥。石桥架在深沟上。老人们说，以前沟中有一眼黑龙泉，泉水极旺。现在，泉水早已干涸，深沟中的树木郁郁葱葱，树梢长得比桥面还高。石桥巨大的青石雕凿护栏上，松竹点点、龙飞凤舞，泛着陈年光泽，透着幽幽凉意，令我不敢多看。

城村的西寨墙以长条砂岩石打基，以宽厚的大青砖垒砌，以白石灰砌缝，虽已破败，却依然雄伟。石缝、砖缝和被拆扒得参差不齐的墙头上，生出了很多或灰或绿、形状怪异的苔藓。我往往是瞥上几眼，便赶紧朝商店走去，买完东西，逃也似的往回返。就这样，幼时的我，很多次走在城村的寨墙外，与城村擦肩而过。

后来，那条公路变成了柏油路，周边村庄的人们，可以很方便地到镇上或县里去买东西，城村似乎没那么重要了。前几年，城村的石桥和大宅院成了“文物保护单位”，但饱经风霜侵蚀和人为破坏的城村，其旅游开发价值已经大打折扣，它依旧深藏于山沟间，鲜为外人所知。

由于公路改道，回老家时，我再没机会经过城村的寨墙、踏上城村的石桥。但每次看到公路边“城村”的指示牌，我总会记起不远处青灰色的城村。在我的心中，它曾经如城一样宏大，虽然，我一直只是行走在它的边缘。



疾风知劲草

□黄园娟

冬日，难得阳光普照，给大地镀上一层金色，而凛冽的寒风仍呼呼地刮着。

踏着金辉，迎着寒风，我再次来到有1400多年历史的隋唐城遗址。这里已成为一座园林，花木繁多，湖池片片。时值隆冬，花木已脱去盛装，残存的枯叶也变成了单色调。池中的残荷，更是折枝卷叶，静静地蜷缩在水中，投下道道剪影。而那片茂密的芦苇草，却在水畔摇曳着，远远望去，犹如士兵列队，旌旗招展，在阳光的照射下，泛着金光，煞是好看。

风，刮得越发猛烈。我看见水边、沟壑，一丛丛在风中摇曳的苇草，或折或斜，或立或伏，却都以不屈的姿态挺立着：折断了，留下了仍伸向天空的躯干；被朔风吹斜了的，仍将躯干伸向远方，似在伫望；就连那些倒下的苇草，也匍匐成悲壮的姿态，向着风行进的方向。

我从没见过这样令人震撼的景象。我知道，在这萧瑟的冬天，所有的葱茏与葳蕤已经不再，留给这些苇草的只有对春的企盼和与寒风的抗争。

我知道，一根芦苇，是脆弱的，无力的，只要大风一吹，就很容易折断。也许芦苇深知自身这个弱点吧，所以它们从来不会单独存在，总是集群而生，只要有芦苇的地方，就是一丛丛、一片片，繁繁茂茂，蓬蓬勃勃。这时候，你一点也不觉得它们渺小，它们呈现的是众志成城、气势磅礴的壮观。

想起了法国电影《野芦苇》中代课老师教授的那篇寓言《橡树和芦苇》：

橡树对芦苇说：大自然待你太薄，你不能承担小鸟的体重，微风的轻拂也使你低头；而我，屹立在高加索之巅，藐视日晒和狂风，你的旋风于我犹若微风。如果让我为你遮挡，我可使你免遭灾害。

芦苇则回答：你的怜悯友善，实在不必。我畏惧风暴，弯腰即可躲避；你天生强硬，无须躬曲背脊，但且让我们静候结果吧。

此刻，片中狂风暴雨，雷电交加，橡树挺直身躯，芦苇随风倾倒……橡树被连根拔起，随即被冲入冥界，被吹弯的芦苇却重新立起。

实际上，人的生命就像苇草一样弱小，要不断接受生存的挑战。当人类的意志遭遇自然和人为的侵袭时，你不要怀疑自己的能力和生存的理由，站着就已经体现了你的坚强。你的意志或许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，你的精神却能存留于天地之间。你坚强地抗争着，改造着属于你的天地，有时候，你甚至会随遇而安，随风飘摇，但这样活着并不是卑贱的体现，而是生存的需要。

正如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说的：“人只不过是一根芦苇，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，但它是一根能思想的芦苇。”

思想促成人的伟大，人的尊严就在于思想。我不奢望自己伟大，但我可以做一株能思想的苇草，尽管微小、浮浅，但我思考着，我的生命也因此而美丽。

站在隋唐城遗址植物园，再次回望那片被风刮成斜线闪着金光的苇草，心也融进了那片暖色。

副刊

投稿: zhout9461@sina.com
电话: 65233686

洛阳网 www.lyd.com.cn

洛阳人，看洛阳手机报

洛阳手机报本地新闻资讯内容丰富，总量占到了60%以上

移动用户发送短信 LYD 到 10658300 订阅，3元/月。不收GPRS流量费。
联通用户发送短信712到10655885 订阅，3元/月。不收GPRS流量费。